

# 城市语法：“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2025”的“在地”链接与叙事

杨 西

Macao International Art Biennale 2025: Discursive Frameworks of the Local and Its Site-Specific Narratives

Yang Xi



《非问非答》 宋冬 2025年 摄影：王程琛 图片：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

当下的“双年展文化”在其文化特征中难免涉及“全球化”与“在地性”，后殖民文化的复杂记忆，权力意志的转换、复制和误读，生态环境与人居关系等相干议题。当代艺术透过展览的呈现将这些庞杂的问题以一种“研究方式”再现出现代社会的共通处境。因此，“双年展”逐步转化为当下城市话语的重要发动机之一。

相较于大型国际“双年展”展现出的错愕、纷扰、絮叨的话语体系，此次“澳门双年展”给人带来一种更为直接的提问和思考的渠道。面对澳门这座由旧城巷弄、口岸桥梁与度假综合体拼接而成的城市，策展团队（冯博一、刘钢、吴蔚）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文献描述，而是以一种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将“澳门”强化成想象的空间。一句“嗨，你来干什么了？”瞬间让展览与现实交织，拉回到一个观者的视角，释放了以往“双年展”烦琐的结构枷锁，使“澳门”这一地点回到本体中去探讨“在地—全球”的概念，而摒弃我们意识中高度理论化的“在地性”，并持续性演化出“公共艺术展”“特展”“本地策展计划”等系列艺术活动，将其本身纳入更大的语境之中——这既是理论上的回旋，也是实践上的硬功。

当今的诸多“双年展”皆强调作品与现场不可分的现场性，到后来场地被扩展为“话语—网络—机构”的复合场域，“在地性”(site-specific)的意义被逐步稀释并面临游牧化的危机，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尤其容易落入这一陷阱。“双年展”本体成长为城市“事件化”的装置，然而“高频—短期—易复制”的范式同时带来了结构性副作用——展览话语常高唱“在地性”“参与”“对话”“共建”，但生产机制（开幕—高潮—闭幕）、评估指标（人流、媒体曝光、打卡指数）、偏好、可迁移的“大制作”与艺术明星，使真正需要制度协商、长期养护的“在地性”实践被边缘化或外包。更具体地说，“双年展”的困境可以归结为三个互相叠加的问题：一是嘉年华式的时间逻辑不利于长期协商；二是明星化/可迁移化的作品选择削弱了场地的特定性；三是资源与话语权的不对称使“参与”成为表演性的证据而非组织性的实践。如何判断“双年展”是否真正地体现“在地性”，无疑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艺文荟澳：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2025”策展团队编织出的语境中，有效地回应了这一问题，使我们得以观察到其对这一困境突破的决心和意图。从主场馆与各个分展场开放时间的差异、展览呈现的多元化程度上来看，观者可以窥见策展团队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上文所提及的“双年展”的“在地性”实践困境：以主场馆为圆心向展场外延展(off-site practice)，并使之与公共艺



《两个澳门》(局部) 薛峰 2024年 摄影：王程琛 图片：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

术展览、特展、本地策展计划、平行展、城市馆交织实践，真正渗透到澳门的地域文化之中。例如：何志森的“新美安社区共创与互助计划”项目，参与者与社区住户共同回应社区生活中的问题，而这决定着“参与”并非一次性的内容，是能够转化为社区组织的能力与制度变革。平行展“信奉一条河流”中，来自亚洲不同地区的艺术家，以影像的方式回应本届双年展的抛问。“语言之海—澳门街语言研究计划”以不同的地方性语言作为出发点，将澳门丰富的多元文化转化为内部讨论；参展艺术家既有澳门本土的艺术创作者，也有异地的观察者，以此展开一个翔实的澳门文化研究项目。这样的编排既显示出策展意图的野心，也把城市的不同公共性载体投射为展场——让“谁的在地？”自然明晰，以此解构策展团队的权力，并使之回归观众。

此次主展场的另一个重要尝试是把“在地链接”与“地方叙事”作为策展策略：不同于单纯堆砌明星与大作的做法，“在地链接”更强调以当代艺术的研究方法和触媒作用，通过“地方叙事”去暴露历史层次、再现边缘经验，并使之成为文化的记忆场，将过去置于当下，以此超越诸多观众对于澳门的既定印象。例如：艺术家曹澍的作品《异地牢结》以镜头捕捉观众行走的脚步介入历史文本，体现出澳门在历史与当下的历史断裂，并使之成为一种现代意义的讨论。来自深圳的艺术家薛峰的《两个澳门》，通过书籍、纸片搭建出两个不同视角下的澳门模型，其中诸多书籍、纸片、明信片等细节使我们对澳门历史及文化产生遐想，甚至垫起模型的展台都是由澳门市井鱼档的塑料搭建而成的。佩德罗·雷耶斯的《疗养式之哲学赌场》和贰进的《无垠之间》都是取材赌场文化的未知性，来反观人生以及命理的思考。

我们将目光拉回到本次双年展的“主视觉”，以“对话框”为元素贯穿整个视觉设计，也巧妙呼应了上



左上·《海上》张培力 2024年 摄影:王程琛 图片: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  
左中·《异地牢结》曹澍 2021年  
左下·《Ecstasy 2019—2025》格雷戈尔·施耐特 2025年  
右上·《疗养室之哲学赌场》佩德罗·雷耶斯 2011—2025年  
右中·《源》黄咏谣 2025年  
右下·《与内在异星相遇》(局部) 詹宏禄 2023年



文中所述的观者视角，这一视觉符号表意明显：对话 / 回应但不见得有确定答案，“对话的视觉”是由观者的回答来决定的，通过主视觉在进入主展场之后，进入宋冬的《非问非答》之中，观者被一个镜面空间完全包裹，不断闪烁的霓虹字体和街头采访的视频，以弹幕的方式不断侵袭着视网膜，前方岗亭里由工作人员扮演的“签证官”开始进行提问，当然，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展览的主题。以此再度将展览的主权归还观者，当观者拿到“签证官”所盖章的“展览护照”时，一场关于“澳门”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展览中我们能够透过不同作品对“在地性”问题以多样化呈现。艺术家毕蓉蓉对澳门的印象使她找到了与其生长环境相关的花边工艺，这与澳门本地文化的混杂性有着相似之处。她创作的纹饰般的装置融合了澳门的街头元素，通过织物纹样的形式勾连起全球交往的物质史。在展厅中，它既是一段历史的印记，也是澳门城市街头的“拓片”。当观众进入“铸造社”的装置《自鸣屋》时，将“人”可引发的随机和混乱元素介入钟表，而这指向了澳门曾作为中国与全球对话窗口的地方历史。荷兰艺术家巴特·赫斯的作品《数字遗迹》将身体化作艺术实验的空间，与数字影像结合，以此显现出工作现场遗留下的蜡衣与废墟遗迹、网络视频共同形成了“数字废墟”，继而引发出“废墟”之感。葡萄牙艺术家鲁伊的作品《我尚未将自己遗忘成石头》与印度艺术家席帕·古普塔《当我站在这里》形成两个互文空间，探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环境关联。徐冰的作品《卫星上的湖泊》在观看设置中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以“黑盒子”的方式平行观看整个影像装置，在提供不同视角的观看效果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自身生命旅程。与徐冰的“卫星创作驻留项目”相关，张文超的《90分钟的宇宙观》通过对古代图像、文学作品、地理志、神话等多项数据的整合，以人工智能的方式形成一部以卫星轨迹驱动的数据电影。山内祥太的《面孔星球》通过数字与算法，生成一种个体的虚拟形象与之探讨个体与自我的关联问题。张培力的《海上》以三频影像的方式，呈现了一名海上落水者的经历，在巨大的银幕下，我们仿佛身临其境地与海上落水者共同经历一种无力的漂泊。毛同强的作品《负片·辨识》，通过家庭微观史架构出历史与现实的穿越空间。黄立言、黄海欣的绘画作品被并置在木制的画架之上形成小的“矩阵”，当我们不断穿梭其中时，会感受到图像叙述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当我们沉浸在这些作品中时，悄然看到三线并行的策展线索指引观者进行观看。在每个空间的转折处，

会看到头顶悬挂的一些空间指示和展签信息。这些空间的指示标牌都以澳门本地传统的“瓷板路牌”作为设计来源，将澳门多元的语言系统载入其中，其所标识的内容，时刻将作品牢牢地通过指引将其纳入“在地”的语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空间的隐喻与想象。与“地方”发生关系的关键词不断提出，当观众行走于场馆之中，更能激发出作品与展览之间的黏合度，而非使作品脱节于展览的本体叙述。除此之外的另一条线索，我们会看到白双全的《谷之旅（2025 澳门版）》贯穿整个展场。这组作品将澳门比作一条狭长的谷道，他乘坐33号巴士穿行于澳门的街头，在他的镜头中我们能看到整条公交线路中澳门的城市风景、地貌、人居环境等一系列的现实场景。同时，砖块与硬币散落在屏幕的两侧，富有符号意义的编排与挪用，让整个展场也仿佛变成了沿途的风景，致使我们穿行在另外一种“在地”的展览线路之中。第三条线索来自李少庄的作品《五味杂陈》，在这个五频的影像装置中，不仅是通过澳门的五种语言而展开描述，更蕴含着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的位置概念。在展场中，其分布的位置也恰好对应了五行的意义，以此更彰显“在地—全球”间的关系。如果将三条线索放置在一起审视，这种三线并行的方法将“在地性”进行了扩展，真正使其变成真实可触及的“地方”生产。当我们从展厅走出，在户外的草坪上会看到艺术家范勃的作品——尊“倒下的金色胜利女神像”。此刻思绪便有了回溯，仿佛在隐喻澳门整个城市开始化为一种难以捕捉的“往昔感”（passness）。在这座城市所发生的这些展览，观者可以如同旅客一样信步而行，展览周遭所带来的变化，也唤起这一“往昔感”开始与“地方”的概念相互纠葛在一起，但似乎却又与当下历史性的价值判断保持了一致。

“嗨，你干什么来了？”这一问题式的策展口号，唤醒了观众的自我感知与城市体验。但如果“问句”仅仅结束于墙面文字，或只有导览、公教等短期性活动，而未能向下扎根于制度、社群与维护的周期性实践中，那么“双年展”所留下的，可能只有社交媒体上一张张互换的照片和碎片化的媒体记忆。真正有价值的“在地性”，并非一个漂亮的命题，而是一连串艰苦且看似日常的“公共性”与“在地性”的制度设计，必须在策展的句法里同时嵌入“政治”的语法。只有这样，展览才能离开一时的光鲜，走进城市长期的公共生活。

注：杨西，策展人、艺术史研究者。

责任编辑：孟尧 姜姝